

当数据日益成为人们描述与理解世界的关键,能否有助中国电影从内容到形式层面推陈出新?

# 拓展国产影视数据叙事的新空间

杨天东

随着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与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数据正成为我们描述与理解世界的关键。从经验层面来看,尤瓦尔·赫拉利提出的“数据主义”理念似乎正在不断应验。

数据主义是一套科学逻辑,在艺术领域,数据叙事正与此展开对抗。

## 抵抗数据主义的“数据叙事”

所谓“数据叙事”,即数据进入人类的文化系统,经由文学、影视等艺术媒介编码,进而建构情感与意义——具体到影视艺术,数据不只是简单地作为背景或工具,而是深度嵌入影视的情节组织、人物建构和视觉呈现之中,成为新的叙事模式与观众对话。

数据叙事以艺术的方式表征数据驱动的时代,是对“数据资本主义”这一虚假幻象的深刻反思。如果说数据主义奉行“数据至上”理念,那么“数据叙事”则将“人”视为宇宙的核心价值和意义。

“数据叙事”最早出现在西方的影视作品之中。

2016年,HBO推出科幻剧集《西部世界》,至今共推出四季,备受好评。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拟的主题乐园中,该乐园为富有的游客设计,提供高度沉浸式的冒险体验——与栩栩如生的人工智能“接待员”互动,比如,射杀、寻欢作乐。在该乐园里,接待员的行为和人格特征完全由后台系统的数据加以塑造和控制,这些数据包括游客的偏好、乐园的运营状态以及无数次的循环体验。接待员们的觉醒,正是从逐渐意识到数据所塑造的虚假身份开始,他们发现,自己所谓的自由意志与个性都是被程序预设的结果。

在《西部世界》中,数据不仅是人工智能运行的基础,更是用来描绘个体和群体行为的核心手段,所有角色的命运无不被数据和算法左右。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在一个由数据所定义的世界中,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黑客帝国》系列电影构建了一个由数据模拟的虚拟现实“矩阵”:当主人公尼奥看到“矩阵”的真实样貌时,他眼前的虚拟世界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绿色的代码流在他面前飞速流动。该场景展示了人类被困于数据幻象中的生存困境。与《西部世界》中接待员一样,尼奥的觉醒和反抗,是个体对抗数据体系、追求真实自由的象征。

《黑镜》系列剧集也是数据叙事的代表之作。该系列作品以独立的故事单元探讨了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其中许多情节都涉及数据如何渗透并操控我们的生活。在最新一季(第六季)的首个故事《琼糟糕透了》中,琼是一家数字公司的“白领”,她发现,流媒体平台播放的故事正在不间断地搬演她的日常生活。这让她陷入崩溃的境地。最终,她联合故事的女演员向流媒体平台发起猛烈攻击。《黑镜》系列剧集对技术依赖、隐私问题和数据控制的探讨,揭示了数据时代人类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与《西部世界》对人性、自由意志的探索形成了有趣的对话。

《西部世界》《黑客帝国》《黑镜》等作品都是数据时代的文化表征,体现了影视作品在数据叙事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 数据叙事的中国实践

近些年,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以及技术型社会的来临,中国电影从内容到形式层面推陈出新,数据叙事便是重要的方面,体现了中国电影创作与社会、文化互动的努力。

在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2》中,出现了一个“超级智能体”角色——Moss。借助这一角色,影片展示了人工智能可能带给人类的深刻影响,呼应了当下学术界热议的人机伦理、人类与技术关系等问题。

影片中的一个场景耐人寻味:由于地球危机,人类不得不进入地下城生活,然而,地下城的名额有限,主人公需要进入领航员空间站面试,以换取儿子



电影《热搜》讲述了一则“流量为王”的现实故事

和妻子进入地下城的资格。面试时,Moss通过生物传感器等设备,多角度地读取了刘培强的数据信息,并为他提供了“最优选择”:让他的岳父带着儿子进入地下城,因为“根据您夫人的体征测算,她的生命将于84.3天后结束”(Moss语)。

该场景体现了“人被数据化”后的无奈与悲凉。数据时代,机器的决策取代了人的自由意志,人类的传统价值观,如情感、道德判断被冷冰冰的数据逻辑所改变。

如果说《流浪地球2》还是依托科幻电影的类型想象,忻钰坤执导的《热搜》则讲述了一则“流量为王”的现实故事。在电影中,社交平台上的热搜榜单由数据驱动,无形地影响着公众的情绪、舆论方向,甚至可以影响个体的生死。这种数据驱动的叙事,揭示了资本凭借数据对社会的掌控和对个体自由的剥夺,引发观众对真相、对数据背后利益链条的

反思。数据叙事还体现为个体的情感交流模式。在曹保平执导的《涉过愤怒的海》中,女儿与父亲缺乏沟通,只能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情感状态。最终,父亲通过浏览女儿的社交页面后发现,女儿并非死于他杀,而是来自原生家庭的困境。

社交媒体时代,点赞、评论、转发成为一种普遍的情感交流方式。正如赫拉利所说,我们无法通过自身的感受获得意义,唯有将感受汇入滚滚流淌的数据流,方能连接更大的世界。换句话说,在互联网时代,只有数据关心你,只有算法最在乎你的感受。在过去,我们会向家人和朋友倾诉、交流我们的感受,但现在,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体验转化为数据。

随着数据日益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领域,数据叙事也不断拓展其表

现范畴。比如,反映电话诈骗的《孤注一掷》、直播卖墓地的《保你平安》,以及外卖员群体为表现对象的《逆行人生》等影片,都在某些方面将日常的数据物、数据事件引入故事中,引发我们对数据化生存的思考。

## 数据叙事的价值旨归

数据叙事的终极价值在于反思数据主义、解构数据神话。

数据叙事的兴起,揭示了数据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博弈。人文主义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情感和道德判断,而数据主义则将一切现象数据化,量化的方式解释人类行为。如上分析可见,在这种博弈中,数据叙事常常通过揭示人类对技术的依赖,以及这种依赖对个体自由的限制来反思数据主义。

# 《好东西》:用“声音”构建城市叙事新“场所”

崔辰

在英国学者吉登斯的概念里,场所描述的是与社会互动相联系的自然人和人工化了的环境,其中特别关注强调的是,社会日常活动所赖以进行的那些环境的物质方面是如何被运用于人类的主体活动过程,又如何在社会活动中生成和复制。这里的“场所”不单纯是空间参数或实体空间。

现代上海城市的能指在表现上海的影片中比比皆是,而影片中声音与空间的对应关系,则构成对上海地域文化的描绘,不仅试图唤起人们对于当下现实的直觉,而更强调的是对生存空间的阐释。《好东西》用轻喜剧的方式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上海空间的故事,并通过电影的三种声音:人声、音响、音乐,构建一个全新的电影“场所”并完成电影中特殊的情感聚焦。

## 人声:“场所”的复制和情感疗愈

富有冲突和饶有趣味的对话充满各种生活“场所”,是邵艺辉作为导演电影语言的风格之一。如同吉登斯认为场所是行为者用来维持交流的环境,强调“同时在场”的重要性,邵艺辉作为一体的导演,她在文本到影像的过程中将每一次对话幽默感十足地释放出来,并完成不同场所的环境互动性。

比《爱情神话》中的餐桌经典聊天更进一步,《好东西》安排了三次集体餐桌戏,其中有两场发生在铁梅家的餐桌上,和多次二人、三人对话场景。三场关键的餐桌戏,第一场:小叶向铁梅介绍小马,推荐小孩学打鼓,两男三女。第二场:铁梅母女和乐队在日料店一起吃晚饭,三男三女。第三场:王铁梅家中再一次聚餐,两位男性用女性主义理论比拼。

相对传统电影,现代电影的快节奏叙事中,大段的对话和不变动的场景是较少见的,因为空间的停滞会造成时间节奏的缓慢,而《好东西》的餐桌场景则充满了戏剧冲突,富有趣味,且直面社会结构问题的敏感性。长段餐桌戏尽量采用平实镜头,采用镜头内的景深或诸如位置调整等纵深变化来构成节奏感,但比镜头更富动感的是变化着的价值观念的提出和讨论,这也是邵艺辉电影最富张力的部分。由此可见,电影中任何都市场景都不再那么富含景观性和单一特征,而成为承载新的价值观念的“场所”。无论生活化的餐桌,或是酒



《好东西》中钟楚曦饰演一名乐队主唱

吧、烤鸡店、工作场所、水果店,都富有统一性和复制性,那就是盛下如此这番新型人声的“瓶子”,瓶子变得没那么重要,瓶中盛着的“人声”,即价值观念的表达才更为重要。

《好东西》有多次女性间的二人对

话,诸如铁梅和小孩之间,铁梅和小叶之间,小叶和小孩之间,也包括铁梅和女同事之间的。这些有效励志的对话构建了温暖和治愈的情感聚焦,尤其对女性观众而言。对话的核心是一种被看见,产生疗愈效应,切中东亚女性的集体潜意识,引发强烈的集体共情。

和《爱情神话》使用上海方言不同,《好东西》“去上海”化明显,对话都是普通话,只有周野芒演的门卫才有很少的上海话台词。但《好东西》构建了一个更加便于全国受众倾听的“上海声音”,正如国内著名录音师王丹戎在设计理念:“声音焦点,指的是整部影片中众多声音元素集中体现出来的情感聚焦。”

这一段不仅有声响、对话,还在第三种家务声开始的时候切入音乐,法国歌手Berry唱的歌曲《les Mouchoirs Blancs》由轻到明晰,逐渐融入声画蒙太奇,三种不同的电影声音即对话、声响和音乐并置,达成了一种声音理念上的多元化和谐共生。

这也完成了一种隐喻。罗兰·巴特在分析都市意象时,曾使用“象征”一词来说明都市意象如何组合成无穷的隐喻链。符号消失,符号保留下来,对巴特而言,城市的主要意义不是社会性的,而是精神分析性的,它是无穷的隐喻性论述,承载了城市的“交融”。同样,在《好东西》声音蒙太奇这一场中,所有的声响皆来自上海的老建筑空间,人的生存与空间中的楼梯、地面、各种物体发生碰撞的声响,这些声响承载了上海城市空间的“交融”意义。

这也完成了一种隐喻。罗兰·巴特在分析都市意象时,曾使用“象征”一词来说明都市意象如何组合成无穷的隐喻链。符号消失,符号保留下来,对巴特而言,城市的主要意义不是社会性的,而是精神分析性的,它是无穷的隐喻性论述,承载了城市的“交融”。同样,在《好东西》声音蒙太奇这一场中,所有的声响皆来自上海的老建筑空间,人的生存与空间中的楼梯、地面、各种物体发生碰撞的声响,这些声响承载了上海城市空间的“交融”意义。

## 声响:诗意叙事和隐喻

当视觉画面去除,只留下声音之后,最为熟悉的生活场景达到了陌生化效应。人的听觉和视觉一样敏感,甚至更加敏感。诺兰导演在谈到《星际穿越》的声音设计时说,“我有点震惊,突然意识到人们在声音方面是多么保守。因为制作任何一部电影,你可以用手机拍摄,没有人会抱怨,但如果你用某种方法混合声音,或者使用某种频率,人们就会立刻有反应。”

《好东西》将电影声音中的“声响”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中一场最为人称道的声画蒙太奇的剪辑来自小叶和小孩对话,拟音工作者小叶突发奇想给小孩听各种声音,让小小孩猜测声音的来源,这段长达两分半钟左右的剪辑段落猜测了十六七声源,起先两种声音小孩猜对了,从第四种声响开始,以声画对话的方式切入母亲王铁梅在老房子中做家务和家庭生活中发出的各种声响,而小孩无一猜出这些声响都是“妈妈的声音”,多数认为是自然界的声响,但下暴雨其实是煎鸡蛋的声音,龙卷风是吸尘器的声音,打雷是抖动晾晒衣服的声音,熊猫吃竹子是择菜的声音,海豚跳到海里是洗菜的声音。除了自然界

的声响,还有来自特殊的声响,如“飞船启动”是开投影仪的声音。这一段的创作邵艺辉原来是想表现小叶和小孩的感情升温,剧本最开始写的都是铁梅工作的画面,突出其打拼一面,后来发现人在工作场所中能够发出的声音比较有限,然后引入家务的声音,就像很多小孩子躺在卧室的时候在猜妈妈在厨房做什么,属于记忆中深埋的情绪。

拟音环节声音蒙太奇甚至意味着整部电影的核心内涵:女儿的猜测多来自自然界的声响,但其实是王铁梅在家做家务发出的各种声音,由此用日常化建构诗意,让声音进入叙事,并成为叙事环节中重要的一环。

的声响,还有来自特殊的声响,如“飞船启动”是开投影仪的声音。

这一段的创作邵艺辉原来是想表现小叶和小孩的感情升温,剧本最开始写的都是铁梅工作的画面,突出其打拼一面,后来发现人在工作场所中能够发出的声音比较有限,然后引入家务的声音,就像很多小孩子躺在卧室的时候在猜妈妈在厨房做什么,属于记忆中深埋的情绪。

拟音环节声音蒙太奇甚至意味着整部电影的核心内涵:女儿的猜测多来自自然界的声响,但其实是王铁梅在家做家务发出的各种声音,由此用日常化建构诗意,让声音进入叙事,并成为叙事环节中重要的一环。

这一段不仅有声响、对话,还在第三种家务声开始的时候切入音乐,法国歌手Berry唱的歌曲《les Mouchoirs Blancs》由轻到明晰,逐渐融入声画蒙太奇,三种不同的电影声音即对话、声响和音乐并置,达成了一种声音理念上的多元化和谐共生。

这也完成了一种隐喻。罗兰·巴特在分析都市意象时,曾使用“象征”一词来说明都市意象如何组合成无穷的隐喻链。符号消失,符号保留下来,对巴特而言,城市的主要意义不是社会性的,而是精神分析性的,它是无穷的隐喻性论述,承载了城市的“交融”。同样,在《好东西》声音蒙太奇这一场中,所有的声响皆来自上海的老建筑空间,人的生存与空间中的楼梯、地面、各种物体发生碰撞的声响,这些声响承载了上海城市空间的“交融”意义。

## 音乐:碎片化与时空脱域

《好东西》有多达十首左右的音乐作为电影插曲,部分是有声源音乐,部分为配乐,配乐的一般兼碎片的蒙太奇剪辑。在非歌舞片的当代电影中,出现这么多的配乐是不常见的。而多段蒙太奇音乐片段,使得影片整体的结构更为碎片化。

多首音乐歌曲穿插出现在影片中,对电影结构影响的结果是,使得电影更

比如,《西部世界》中的“接待员”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份的虚假性,并开始反抗数据体系,这正是人文主义对数据主义的抵抗与反思。数据叙事通过这种方式提醒我们,尽管数据正在重塑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但人类的情感和自由意志仍然是无法被完全量化的。

数据叙事不仅具有叙事上的创新性,还具有审美解放的价值。对于深陷“数据囚牢”的当代人来说,数据叙事成为我们反思数据世界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那些被算法和流量掩盖的真实与虚伪。

在审美层面,数据叙事的多维度和复杂性为观众提供了全新的美学体验。这种叙事方式激发观众的主动性和批判性思维,要求观众在欣赏中重新思考人与技术、个体与数据之间的关系。在创作层面,则要求创作者对“技术”及其背后的“资本”保持批判性。

以《逆行人生》为例,该片将镜头对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外卖员群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差评”“准点”“微笑服务”等数据监控指标对送餐员的人生控制,体现了难能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伦理层面的人文关怀。然而,从数据叙事的角度出发,该片未能真正揭示外卖员这一数字劳工群体(也是每一个当代人)的真正困境所在。在数据主义时代,如果不对资本滥用技术加以批判,而是将希望寄托于普通人的努力、善良等道德品质,其再现时代和社会的艺术思想深度将大打折扣。

总之,数据叙事不是冷冰冰的数据逻辑,而是关乎人类情感、社会变革和文化未来等重要叙事形式。中国电影的数据叙事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期待电影人能够继续探索数据叙事的多样性,创作更多具有反思意义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让数据不仅成为叙事的工具,更成为解放个体意识、启发社会思考的重要力量。

通过这种方式,数据叙事可以在推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同时,也为全球观众提供一种来自东方的独特视角。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编审)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